

## 霉事

周紘立

她覺得眼前的任何事物都發了霉，黑黑點點夢一般，到處長著白絲莖黑帽頭的黴菌。電視裡的女人們，不是一個，而是每隔三分鐘換一個笑容彷彿的女人，中空的小蠻腰盡了力地扭摺，應該很痛吧那樣，她想。但女人們的臉迎著日頭發出光，兩丸幽黑深邃的眼睛像無底的深潭，定睛看向電視外的她，並且笑著。她們不知道站在哪個擁有長長沙灘、海風獵獵的海邊，身上的兩段式緊身比基尼搭配脖子上的尼龍絲巾，絲巾也在飛，恍若有人扯著線，硬往天空的方向逃。接著，她發現這群比她年輕不知有沒有二十歲的女孩們，統統姿勢固定的，背倚著一根矗立黃沙中的枯朽的木頭，右手彎至後腦勺，又是一個笑，鏡頭裡她們的腋下全都沒長毛，剃刮得乾乾淨淨。不對，當她挪了挪脂肪沉澱而顯寬大的屁股到電視機前時，那些隱約的皺褶之間，竟像萌發了無數的霉，一點一點。

她哈哈大笑，那個彷彿美好也不那麼美好的畫面，像一則提早破眼且漏洞百出的笑話。然而，她揉了揉眼皮，等待視線再次由模糊漸轉清晰，打算看仔細，畢竟，最近她

覺得自己看任何東西都像發霉，譬如從巷子口買來的剛出爐的紅豆麵包，解開結，卻驚覺透明塑膠袋裡的麵包表面滋生許多黑點，她將它扔到垃圾桶；或者某日她端詳鏡中的自己，兩頰顴骨處，亦滿布芝麻般的黑顆粒，當然她無法扔掉自己的臉，她只是敷了層非常厚重的粉底。她的婆婆從垃圾桶撈出紅豆麵包說：「還香的。」用一根乾癟的食指滑過她的臉，河清見底，笑著說：「老人斑。」她像事跡敗露，羞赧得可以，頭低得不能再低。可在她心裡，她慫恿自己確實看見了霉。

真的發霉了！那些女人的腋下統統都是。

她很想告訴其他人，這陣子她的眼睛沒有問題。

這房子正在逐漸被黴菌包圍，馬桶蓋底下、廁所腳踏墊、瓷磚接縫處……全都覆籠一層黴，她兩手套長肘手套，掌上的菜瓜布沾吸各款各式的清潔劑，蝦屈身體，奮力地刷，刷刷。剛開始，她的婆婆還以為年過五十的媳婦熱中家事，原本一塵不染的家經她手，愈發閃亮起來；她走至她背後，那一抹露假牙的笑，媳婦是看不見的。

可這件事愈來愈奇怪，婆婆忍不住：「有髒到這種地步嗎？」她回過頭，擦著汗：「發霉！發霉！」婆婆靦腆眼成一條線，貼近她手指指向的地方，完全沒看見霉跡啊，「佳敏哪！」「嗯？」「妳怎麼了？」

佳敏也不知曉自己怎麼了。她無法準確告知別人那些瞬間消失的黴究竟去哪了，也無能看見那些拚命發芽似的黴就在眼前，她非常氣餒。她喪氣垂頭，毛毯般柔順的黑毛，腳掌隨便一動，連翻滾翻像海浪，微微搔著腳底板。

唉，她嘆了口氣，又長又緩慢的一口氣。

只有她自己才懂，這屋子過於潮溼，導致處處萌黴。

電視旁的跑馬燈勇往直前總不停歇：「好女子熱線，〇七/二五七八三三……」有時是越南新娘，有時是中國新娘。佳敏想，這好像購物頻道，待價而沽嘛！她來自的地方夏不雨冬不雪，每個人的皮膚紅咚咚的，像顆內裡熟爛的桃子，一點也不像這裡，雨落不停，屋頂漏水似的滴滴答答。

她的皮箱就是她的人生，她的腳帶她走到這裡，過了不遠的海，腳就站在孤島，四面是海，處處都在燒透與喜相逢。她摀住口鼻，卻無法讓腥味冷靜，紛紛灌滿她的胸腔，呼吸換氣，她想快點離開海邊，卻驚覺，不遠的遠方始終湛藍藍的一片，上岸又退潮，就在她的腳跟前，世

界慢慢慢慢縮成一個小小的點。

這座平房那時還沒有這麼老，瓦片沒有爬滿綠藤，雖然坐落巷子裡，但沒有高樓華廈遮住陽光，天晴她的腳掌迎光曝曬，她動了動腳趾頭，一根兩根地驅使著它們短暫分開，八個U形的缺口，迎著轉角過來的海風，黏腥腥的，她恍惚以為再繼續下去雙腿就快綴滿牡蠣，在撕破天空的一聲汽笛尖鳴後，她起身抖擻麻痺的腳，離開陽光離開海，轉身進幽暗暗的家。現在就不是如此了。水泥樓動輒以二十往上累積層數，彷彿巨大的墓碑栽在自家門前門後，陽光來的時間短，巷子鋪的柏油像滯水，哪裡也去不了，除了鼻子還可聞嗅到一點兒海水的腥與臭，汽笛聲被層層阻隔，對她來說這是一塊新大陸，近三十年了，落地生根住下來。

像霉，一塊人影般的霉，被釘在牆壁上。

也像她的丈夫，兩條腿總耷拉著，安穩地跨在腳踏板上，一個她從來不見他有什麼情緒的坐在輪椅上的男人。屋內的空間專為他設計，沿牆皆有一道矮矮的無障礙坡道，他兩隻跟蒼白凹臉不搭的粗糙大手轉著輪子，爬上滑下的。沒有多餘的擺設，所有有稜角的桌椅全纏著膠布，佳敏第一次來，他帶領她走進這座迷宮，她沒有試著幫忙略顯吃力的男人，只癡傻地跟在後頭。這是客廳、這是浴室、這是媽媽的房間，而這是我們的臥房。

丈夫說的「我們的臥房」，她住了有多久呢？她有點記憶恍惚，數不清了。

許多的夜裡，窗子內外的世界實在太靜謐，靜謐到讓人擔心。她遲遲無法入眠，身旁的男人早已呼呼大睡，每隔幾秒就打一聲急促的鼾。她觀察他，鮮少日照的皮膚白如紙張，底下的血管、青筋細細的鋪張開來，薄而無肉的嘴唇，使她想起一句話「唇薄情淡」，而他的下巴的鬍髯像剛收割的田，淡綠色的。佳敏不知道自己幹嘛睡在這男人身邊，甚至厭惡男人、別人稱呼他為她丈夫的男人，她很想拿起靠背的鵝毛枕，用力的，朝他的臉壓，壓到真空狀態，使他不再打鼾為止。不過她沒有做，就只是安靜的，刻意調節呼吸頻率，仔細望著熟睡中的男人，像個巨大的嬰兒，無傷的做著夢。

夢中的他應該還有能跑的腳，有幾回，他揮舞著手，往垂掛吊扇的天花板抓著空氣，聲嘶力竭地喊：「爸爸別跑別跑，我追不上你。」他口中的爸爸，以及他的事情都是由來店裡送洗冬季棉被的老女人說的。她不怎麼想聽，可耳朵持續開放，像只接收訊息的衛星，「癩嘍！剛上高中就少了兩條腿，真可憐。」老女人並不真的憐憫，她只是當作一則談資，逢人便說，尤其得知佳敏遠嫁來此，更顧不得祕密不祕密，悉數說出口。

那天天空陰暗無光，卻是一個早晨，丈夫與未曾謀

面的公公騎一輛鐵馬，不知怎麼，等人發現躺在路面的兩人時，一個斷氣不呼吸，一個自膝蓋以下爛如泥，分別面地、面天躺著。聽說那天旗津的海水惡臭至極，肉體腐壞的味道壓過廢油、淤泥、翻白肚魚等氣息。「好多蒼蠅哇！就停在妳丈夫的斷腿上面、妳公公的眼窩，像是一顆好久沒清理的眼屎，」她回頭看側頭打盹的丈夫，看他安好卻少了截的腿，佳敏忽然覺得他早已死去，死人是會說話的，他的事只有他自己明白。「他的女朋友，那時候的啦，被妳現在的媽媽揮著掃把趕出門，還說：『別回來，快走快走！』人家後來雖然生了兩個孩子，依舊很漂亮哇。」老女人的手平舉達肩，指著巷子頭臨渡船口的地方戳了戳，說，就住在那邊。

佳敏自木櫃探頭出來，不知道老女人說的是哪兒。這個習慣維持很久，久到老女人出殯那天，一堆披麻戴孝的兒孫跪地爬行過家門，海風強勁地讓這群人只能摸地前進，走一步落一滴淚。她亦不改其志，日日望著樣式雷同的建築物猛瞧，看不出個所以然，距離老女人死去的日子，有沒有十年了呢？她支頤浮想，時間從來不是屬於她的，屬於每個惦記何時能來取衣的顧客的，牆面的大字日曆、白底黑字的時鐘，報的全是別人的時間。她的，在來到這座四季悶燒的城市時，就不見了。

她不是她，她的時間泰半在等待，在近屋後竊占一點點防火巷的空間，擴打出去形成暗暗的廊道，沒窗也不開燈，三架鏽蝕的機具貼著薄牆站過去，第一台水洗（最便宜的等級）、第二台乾洗（白的與黑的須分開，免得染成雜花色）、第三台烘乾機（前兩者分批入內三溫暖）。通常是早晨五點半，佳敏一籃又一籃的把客人的衣物或棉被依照標籤指示扔進該進的滾筒，綠色按鍵點一下，它們集體發動引擎，轟隆隆的，比雷聲更沉重。她很想睡覺，上半身伏在烘乾機鐵殼，規律的運轉聲跟她的呼吸與心跳相仿，隱隱約約的熱氣讓人想做夢，她會偷偷眯眼補個神，淡淡的氣體包裹她。夢是最不可靠的記憶，她甦醒過來時，自己的衣服有洗濯劑的香味，也有溼溼感，她不記得夢見什麼，夢的起點在何方，佳敏拉提籃子努力回想，太久了，該忘的早忘光。搶在日光露臉的時刻，她必須甩開仍微溼且結皺的衣物們，晾曬在前門橫擋著的竹竿上，透透氣。像一串又一串的烤人影，正迎海風鼓脹，她想，是人也該喘口氣。

另外的二分之一，乖乖坐在店門口，她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回憶。

她最常思考的問題是，自己還要坐在這裡多久呢？二十一歲到如今的五十三，加減之後三十二，如果我們有孩子，她或他應該談了幾場戀愛或者相握對方的手步進彼

此的生命，她想。可是丈夫不能給她，一句話一場汗淋淋的做愛，都不行。她好想有東西進入她的內裡，刺激刺激衰老的肉體，可是輪椅上的男人不能給予，佳敏變得格外珍惜每次的月經，她端看、聞嗅腥紅的衛生棉，不知曉自己離所謂的老去還有多少時日。

一陣海風鑽進巷子，那些T形的上衣翩飛起來，好小好小喔！

她撫摸自己坐在高腳圓凳而圓凸出來的肚子，又沒有孩子，它憑什麼像脹氣球般的逐漸圓潤，那些S或M號的衣服彷彿童裝，佳敏心想，自己再也不能套進它們的其中之一了。

她感覺自己開始萎縮乾扁，過季很久的水果，漸漸內陷。

她的婆婆拄著拐杖邁出店門，走進日光裡的柏油路，慢速地朝左方渡口去，「這個自私的老女人。」佳敏喃喃咒罵，罵一個仇人的態度，向單薄遠迢的背影持續抱怨。她想，當初婆婆看著手腳粗茁、臀部有肉的自己，笑得異常開心，直說：「林家有後嘍。」但她搞不清楚的是，問題在她的兒子，不是她。

一家三口吃著幾碟菜，有些是昨日冷菜入鍋炒。

婆婆勤勞地夾菜給她給男人，發皺的暗沉的嘴說，多吃多吃。這樣的動作逐日遞減，婚後一年不可復見，各吃

各的，眼睛鎖定飯碗，嘴巴咀嚼狼吞下肚。佳敏還記得，初始婆婆迷濛的眼神，彷彿有光地：「真好、真好。」

她卻打從心底的厭惡，一點兒也不好，她好想吐。

不是因為懷孕，是因為這個家始終纏繞著陰影，不見天日，溼陰陰的，連木製砧板的邊緣都因此培養出一朵象牙白的鴻禧菇。唉，都是這個女人，「本人比照片好，很好。」一通電話幾封信，輕而易舉地攔腰折斷她的青春。

直到那天，巷子灌來風，竹竿上的衣物卻飄飛得很艱辛，機器剛烘乾的衣物不該如此的。她原本的日常狀態有了改變。

佳敏拿Y形木叉頂了件白棉衣下來，成群結隊的螞蟻聚攏在布面的各個角落，兩根觸鬚來回交錯著；她用食指拇指搓揉，黏黏的。然後她將所有顏色迥異的短袖、長袖、外套、背心……平鋪在門前凳子，無一幸免，遠看像發了霉，近看則爬滿數以百計的螞蟻。

怎麼回事？

發現有一顆糖果……

佳敏告訴婆婆，她在第一架洗衣機的底槽發現一張被洗得殘破的糖果紙，是巧克力還是其他餡類已不可辨識，當然也無法查出由哪件衣服或褲子的口袋掉落的，它，融化滲透進纖維，混染不規則褐色塊，亦引來眾多微細的螞

蟻。

也引來這批送洗的客人。有的微笑說衣服不貴沒關係（怎麼好意思呢！這個月送洗全免費）。有的面有難色卻不發難（怎麼好意思呢！這個月送洗全免費）。有幾個雙手環胸準備來吵架姿態的就不容易打發了（怎麼好意思呢！這兩個月送洗全免費）。婆婆一逕笑咧咧，難纏的多送一個月，他們鼻子摸摸也感覺賺到，轉身就走。她對佳敏說：「水洗的，通常不那麼貴。」貴的全進乾洗槽，一些英文字母拼成的名牌，發音也不一定發得準，好險。客人把他們洗了第二次的衣物統統帶走，唯獨一件黑色雪紡紗的上衣還在，公告已經貼了一個月，該拿走的已被領取，只剩下這件。

她試圖按照顧客填寫的電話聯絡，沒人接應。

鈴鈴鈴，請問是陳太太嗎？

陳太太站在店門口查看自己的衣物是一個半月後了。她面無表情，佳敏趕緊學舌地說：「這個月送洗全免費。」身材纖弱、臉上掛著藏不住的滄桑的女人看了看她：「沒關係，反正是黑的，看不大出來。」「怎麼好意思呢！」陳太太提著衣服朝大馬路的那頭走過去，像隻鬼，腳跟不著地的離開。而她竟是這批獲得免費送洗的顧客當中，少數會折返回來的。

一週一次。一週兩次。一週三次……免費送洗的這

個月內，女人總共來了十次，洗的依舊是當初的那件黑色雪紡紗上衣。不知是否因爲一顆莫名糖，客人少了，他們全進婆婆口中描述「像小賓館」的自助洗衣店，只有陳太太，她的衣服顯現於眼前的機會與時間增多，袖口滾著蕾絲亦是黑的，彷彿一隻蝴蝶標本串在店門口的竹竿上。

有時佳敏無衣可洗，單單一件陳太太的。

她摺疊、平放、倒洗衣精，機械轟聲大作，應該有千軍萬馬，但裡面確實僅有陳太太的黑上衣，沒有其他人的。五點半：早上的，佳敏起床盥洗滌衣烘乾；下午的，佳敏等待陳太太的出現，她總是趁天色昏昧、夕陽的火光被高樓壓滅的時刻來取衣。她不懂這個姓陳的女人爲何總穿一身黑，像隻影子，從巷子口慢慢飄忽過來，「生意還好嗎？」佳敏很想說還不錯，但原本店內外應該懸滿頭頂的衣物一件也沒有，「只剩妳這件了，領完就沒啦！」她想起這個月來，自己晨起無非只爲她，讓佳敏有種錯覺：居家的喜悅。不是別人的髒衣褲，彷彿是家中某個成員的；故當她在筆記本上標註的日期已然是一個月後，佳敏不知道自己幹嘛有些許的傷懷，不該有這種情緒的！

女人，望進不點燈的客廳，人呢？

婆婆在路口公園踩鵝卵石步道，丈夫在房內休息。

日子還可以嗎？我是指……吃的用的。

佳敏正覺得怪，恍若她比她更了解這個家，不，應該

說更富關懷。女人撥攏劉海至耳後，視線轉回佳敏，苦苦地笑，卻沒有出聲，接著把裝在塑膠提袋的黑衣掛在右手腕，離開了。她想，她再也不會回來了。然而，半小時之後，女人復又折回來，左右兩手的特大號塑膠袋裡，有小學制服、帽T短褲、西裝襯衫，還有那件黑色雪紡紗上衣，「全送洗。」陳太太依舊吝於臉龐展現情緒，她腋下夾著長條形的黃銅扣皮夾，一千二，女人卻給了兩千，說剩下的下次送洗時再扣吧。然後融進無光的巷子，走了。

整個星期，竹竿晾曬著陳太太一家的衣物。

她每隔兩天來一次，袋子內偶有缺隻的襪子，一床被單也來了。

佳敏經不住連翩亂想，幾乎可以把那些有形有體的衣物的主人，憑空想像出來，襯衫的尺寸由小男孩至男人，依照尺碼，她預估這家中男的有三個；唯獨一件（還是那件）黑色雪紡紗是陳太太的。它們一家團聚於竹竿，風透纖維，沒有歌聲。她在想，他們的聲線是高是低，如此一想，她連陳太太的聲音也忘記了。

她看著黑上衣發愣，覺得自己記憶力真不好。

然後，就那麼一瞬間，她驚覺，從黑色雪紡紗開始，所有所有的衣物全都發霉了！風吹掀一件，就髒一件，她揉眼並大叫。婆婆就近觀察，「哪來的霉，天氣還沒有那麼壞。」雖然這是個沒有日照的星期三，但佳敏真的看見

了霉，像是一張篇幅不夠用的地圖繪紙，接連黑下去。

不管是越南抑或中國待賣的女人，腋下發霉也不算什麼了。

這僅是增添她眼中所視之物千真萬確地受潮，等孢子爆炸，它們無處不在。

妳還覺得這房子正在發霉嗎？

沒有，最近太陽辣，不怎麼看見了。

那就好，別那麼緊張兮兮，吃飯吃飯。

他們菜盤子裡依舊有前天的剩菜，連飯都重蒸得有點焦。佳敏很想問問丈夫，你是否也看見那些霉，就在我們餐桌上的天花板開綻出一朵黑色的複瓣巨花。但她沒有問。她清楚不過，輪椅上的男人如此無用，敷衍的詞彙乏善可陳：「真的？」「不是吧，妳想太多。」「如果是這樣，妳問媽媽吧！」……諸如此類有問等同沒問，肉包子打狗，反正事情的結論總要回歸到七十好幾的老母親，由她敲落定音槌：「多睡一點，不要把夢帶到現實來。」肯定是這樣，她那張散發酸臭氣息的嘴巴已經說過好幾遍這句話。

多睡一點，不要把夢帶到現實來。

她卻想，是現實僭越至夢裡了。

那朵龐大的霉雲跟著佳敏走。睡前她熨貼完陳太太一

家的衣物，絲絲縷縷的蒸氣飄升到天花板便融入霉裡去，母親跟丈夫已然入睡，她抬眼看時間，時針分針重疊於十二，一天又過了。她使散銀光的熨斗屁股著地，她走至日曆前狠狠地撕下一張紙——唰——鮮紅的粗字體露臉，旁有小字：「今日不宜嫁娶」。

她把陳太太一家的衣物有條不紊，沿著肩線安然對摺，接著把他們一家人分別塞進透明薄膜中，再塞進特大號的手提霧白塑膠袋。唯有那件陳太太的黑色雪紡紗上衣乖乖躺在像極衝浪板的熨臺，袖口與衣擺無力下垂，彷彿斷氣一陣子的模樣。它的死亡氣味是香的，死的樣子也很體面，她想，她把衣服拿起貼臉摩挲，冰冰涼涼，好清爽。

連身鏡足以含括另一個佳敏。

她一絲不掛，肩膀、肚腹、胸部、屁股、大腿……的肉朝外擴張，因為皮膚的包覆不致跌落地，卻顯得鬆垮垮的，好險，膚色仍雪白，只是不透紅罷了。她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地凝視，胖了，老了，她想。然後她的上半身艱難地穿套進陳太太的衣服，實在太小，佳敏有種火車過不去山洞的感覺，等到柳暗花明時，鏡子裡的她看起來很可笑，每吋豐腴的肉或脂肪被拘束得現形。她感到冷，從下體的孔洞麻冷上脊椎。她貓步無聲鑽入棉被。

欸，你有沒有看見這房子發霉了？

嗯啊呵呀……

你就這次回我話行不行？

縱使佳敏想發脾氣，然她知道丈夫在做夢，他輕緩側身背對她的臉，連帶使那些話問攀爬不過去，摔下來。當初她不就是因为愛上這個男人的嗎？沉睡時那麼無辜的臉，彷彿稍微一用力，他就會碎爛。她不知道他的夢，他卻從她開闔不斷的嘴得知她的所有。今晚她無比感到空虛，無論怎麼調整睡姿就是不得入夢，喉頭髮癢想說話。

她牽握他的手，順著身體的起伏帶著走。

緊閉的眼皮，抵成線卻顯露兩顆虎牙，喉嚨好癢，疑似有螞蟻在裡頭走動。

忽然睜開眼，瞎眼的吊燈之上又出現那團霧。像滲血似的，液體逐漸漫漶拓展領地，蓬成一具屍體。

佳敏不敢張揚，只得眼睜睜看著霧雲變幻。由小漸大，那裡是頭，那兒是四肢，內收的地方合該是腰，天花板變成一顆培育它的子宮。

她再不敢看，怕那剪影會愈加清晰地長成她以為的人。搖撼著男人的手臂，喂喂喂醒醒，男人轉回身還是睡，佳敏看見了。丈夫的下巴、人中芽生一層霧。她自梳妝台取來拋棄式藍柄刮鬚刀，兩片刀刃蝕黃，縫隙填滿許多黑團。

不會痛，最近天氣潮溼，刮掉就沒事。

冷涼的刀片一碰觸到丈夫的肌膚，他就醒了。

妳……半夜不睡覺在幹嘛呢？

沒事沒事，替你刮鬚子。

這是白天的事。說完男人倒頭便睡，沒有多餘的時間醒著。

佳敏忽閃過一個畫面，她發覺丈夫的聲音是如此的低沉沙啞帶磁性，非常適合套在陳太太送洗的男性西裝襯衫的領子上，嗯，好合適。她再也不敢睡，那件黑色雪紡紗令她呼吸急促，畢竟太小件，但佳敏真的不在乎，亦不怕使其撐破、綻線，她的腦袋還在想自己的丈夫也應該試一下陳先生的整套西裝。

她握著他的手，感到幸福，像什麼都不明白的那個結婚的當下。

那是多久之前了呢？兩個人躺在一張床上做著夢，她耳鳴，卻也聽見海潮奮勇拍岸的唰唰聲，這座島上只有她與他，這時所有的航班都暫停，他與她都出不去，佳敏希望陳太太今天不要來拿衣服，她需要多點時間來思考這個問題。

而霧影正增殖出最後的頭髮。

她顫抖地握緊散銀光的刮鬚刀，心中默數，與男人的聲息同拍子，耳邊的海浪又漫漶上岸，她想，要在下一波浪潮來臨前將這些霧徹底剷除才行，她想。



## 周 紘立



### • 作者簡介 •

一九八五年出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就讀臺北藝術大學劇本創作研究所。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曾出版散文集《壞狗命》（台北：九歌，二〇一二）及寫作舞台劇劇本《私劇本》、《粘家好日子》。

### • 得獎感言 •

謝謝周芬伶老師，謝謝林禹承。  
謝謝流年不壞，讓我得這個獎。  
謝謝我在打字，牠在旁邊睡覺的黑嚕嚕，我的狗。

評語

〈霉事〉全篇以「霉」來作為象徵與意象的。象徵了生命內在的寂寞世界充滿著不斷增生的「霉」，無所不在的霉，有如永遠存在於生活的每個角落。

實？現實成夢？

而結尾的刮鬍刀，隱隱帶著殺氣與夢感，夢成現實？現實成夢？留給讀者想像空間。

鍾文音

通篇寫出了越南女子嫁給臺灣殘障男的哀歌，外籍新娘的婆媳相處與生活的邊緣難題，在心理層面上有非常細緻的書寫。尤其擅長以抽象的意念表達生活的具象，文字很感性，但卻能夠表達那種被生活無奈與寂寞所侵蝕的潮溼感，乃至於發霉。通篇也帶著迷幻感的霉味，不是很聚焦的模糊感，或許讀來清淡，但卻也感到一種壓抑的庶民百姓之苦。

幾個角色連環帶出彼此的關係，藉著「洗衣店」的空間，將時間推展，一件衣服的送洗，意味著天氣（又是發霉的可能）與洗滌（和發霉的對比），時間（一件外套送洗的時間）和身體（每一件衣服都有各自的「主人」）……層層環環意有所指。全篇有個小瑕疵即是否為了合乎這個獎的特質，而使作者刻意安排發生在高雄的「旗津」？旗津是否有這麼潮溼的想像？